



一座古城的文雅称呼

■ 金好

前几天看中学同学建的微信群,几个老同学在聊上学时候的往事,有人说:“我们约个时间去看看康先吧?”这个提议得到很多同学的响应:“对,去看看康先!”

“康先”,不是一个人的名字,虽然,“康”是姓,“先”却不是名字,而是一种称呼,这种称呼只有这个群里的同学才喊得出,这种称呼只有在那座名为寿县的古城里才叫得响,这种称呼里包含的温度只有懂得这个称呼词义的人才能体会到,这种称呼里蕴含的情感曾经荡漾在古城的大街小巷、民宅学堂。

“康先”“王先”“李先”“张先”……在我们这群50多岁的同学记忆里,这些被称为“先”的人,是我们30多年前的老师,是令我们曾经又爱又怕的老师——因为爱,我们背地里喜欢喊他们“康先”“王先”“李先”“张先”,亲切又亲近;因为怕,我们当面要喊他们“康老师”“王老师”“李老师”“张老师”,规矩礼貌。于是乎,“老师”与“先”这两个称呼,就像今天的尊称和昵称一样,是那个年代的老师在不同场合的称谓。

称老师为“先”,似乎只在安徽寿县古城。寿县城里人平时念“先”字,都是第三声,独独称呼老师的时候,读成第一声,与普通话的声调一致。把普通话中的“先生”一词省掉了“生”,留下了“先”,在今天看来是一种多么洋气而时尚的称呼啊,但在寿县这座古城,却是延续下来的一种传统,一种文明的风尚和风气。

在中华大地上,对老师称呼“先生”,古已有之。《礼记·玉藻》:“无事,则立主人之北南面,见先生,从人而入。”孔颖达疏:“先生,师也。”

“先生”是老师的称谓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,鲁迅在《书信集·致萧军萧红》中曾写道:“我的确当过多年先生和教授,但我并没有忘记我是学生出身。”教书先生,是那个时代对老师的一种尊称。

历史上4次为都、10次为郡的安徽寿县,不仅有“国家历史文化名城”之名,还有历史文化名城之实,称老师为“先生”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。

这种省略起于何时已经不可考了,但对老师不称“先生”似乎是新社会的一个特色。当“先生”一词不再是对老师的冠冕堂皇的称呼之后,那些生长在旧社会的人私下里是改不掉“先生”这个称呼的,于是,在一些老师之间,“李先生”“王先生”的称呼渐渐变为“李先”“王先”,随口的,亲近的。

我的婆婆出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,当了30多年的小学老师,她的学生当面都喊她陈老师,但学生家长大都喊她“陈先”或“老陈先”。她的一位女同学兼同事姓邵,她俩交谈时互称“陈先”“邵先”。邵老师于我是长辈,但我婆婆并不让我喊邵老师为“邵阿姨”,而是让我称之为“邵先姑”。今天想来婆婆真是太有才了,一个称呼,让我喊出何等丰富的文化!

公婆一家和被称为书法大家的司徒越关系很好,因为司徒越年纪大一些,公公婆婆称司徒越为“老孙先”,司徒越姓孙名方鲲字剑鸣,早年也是一位老师。他夫人也是一位小学老师,婆婆称之为“老刘先”。那些年公婆家的春联都是“老孙先”写的,从院门到厅门到房门,都被“老孙先”的字贴满了。

“孙先”“刘先”“陈先”“邵先”这样的称呼,在寿县既是指老师又不局限于老师,对有文化的人,也是以“先”来称呼对方的。比如,文章、金石、书法、绘

画、琴棋方面有名望的人,都被称为“某先”。甚至,对年长的、值得尊敬的人也称为“先”。

“先生”字面的意思是指出生比自己早,年龄比自己大的人。另有先接触陌生的事物的意思,引申为先接触陌生事物的人。称人为“先生”就是有学习讨教之意。

在寿县,“先生”一词的字面意思仍然传承着,比如家里有兄弟四人,老四称呼老大是“大先”、老二是“二先”、老三是“三先”;外人在与这家的兄弟对话时,也常常说:“你家大先”“你家二先”“你家三先”。“大先”“二先”“三先”是“大先生”“二先生”“三先生”的简称或昵称——多文雅的称呼,古城里的人就是这样互相称呼着,透露出文化和温馨。

现在,以“先”为敬词和尊称在古城似乎越来越少了,称呼渐渐规范和统一起来。我问过我那90后的侄女,她在古城里上了中小学,可从来没有对老师以“先”来称谓,也不知道有这个称谓。我女儿是在淮南上的中小学,淮南人对那样的称谓是陌生的,我记得女儿在上高中的时候,说对他们的班主任,同学们有个昵称,叫“老大”!呵呵,真的不能比较了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我在寿县古城当过几年中学老师,和上文提到的“康先”在一个学校,那个时候,有些学生私下里还是喊老师为“先”的。今天的我很忐忑:当时,我的学生背地里有没有喊过我“金先”?因为,那个时候我只是二十来岁的姑娘,比我的学生大不了几岁。如果学生私下里曾喊过我“金先”,今天的我会觉得无比受用。只是不知道当年有没有学生喊过。

雨雾弥漫的宏村

■ 贾先薇

窗外落雨了,是那种细密而缠绵的小雨,淅淅沥沥下一整天。在北京,难得遇到这种天气,让我不由地想到了去年夏天走过的宏村。

宏村位于安徽省徽州六县之一的黟县东北部,整个村庄依山傍水,黛色的山峦连绵起伏,宛如一条长龙环绕着四周,使得宏村更加祥和而宁静。宏村的宁静和美丽,早已举世闻名。尽管我出生在安徽马鞍山,距离宏村并不遥远,但从小生活在北京部队大院,偶尔逢年过节跟随父母回老家一趟,也像行军打仗一样,总是匆匆忙忙的,一直没有机会去宏村走走。

去年暑假,我终于“甩掉”了父母,独自去了宏村。那是八月中旬的一天下午,天空飘着小雨,宏村四周的山脉云雾缭绕,影影绰绰的村庄和树木,在虚无缥缈中透着星星点点的烟火气,好不美丽。从闷热的北京,走进细雨绵绵的宏村,扑面而来的雨丝打湿了睫毛,沁人心脾,那种清爽和惬意,真的无法用语言表达。

从宏村南边的街巷走进去,映入眼帘的是水墨画

般的月沼湖,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倒映着一排排粉墙黛瓦的房子。半月形的湖畔旁,一排排青砖黛瓦的房屋错落有致,一些人家的屋檐边,挂着的红灯笼,在灰白的墙壁前微微晃动着,透出几分喜庆,也让村庄平添了一丝烟火气息。湖畔的另一侧,是跌宕起伏的山林,郁郁葱葱,苍翠欲滴。眼前的景色让我陶醉,仿佛看到了陶弘景笔下“高峰入云,清流见底。两岸石壁,五色交辉。青林翠竹,四时俱备”的画图。

我慢慢靠近湖边,轻轻阖上双眸,仰着头,让雨丝扑打我的面孔。顷刻间,我感觉世界从我身边消失了,只剩下细雨中的我,还有雨雾中的一团宁静。

绕过湖畔,穿过一座小桥,就是有名的南湖书院。书院整体的建筑大多都是由木制而成,镂空雕刻的窗户,古朴而灵动,极有韵味。转过书院的回廊,仔细去看屋内的陈设,在那些落满灰尘的桌椅间,我恍若看到百年前的学子,苦读寒窗,似有朗朗读书声萦绕在耳边。细雨还在沙沙地飘着,雨雾更浓了,渐渐从四周包围过来。突然间,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亲近感,慢慢地靠在窗户前站立着。我的心,从来没有如此的宁静,我的思绪也从来没有如此清

晰。

离开南湖书院,走进旁边窄窄的小巷,小巷的路面是用不规则的青砖铺成的,青砖两侧布满了苔藓,泛出岁月的沧桑。巷子屋顶升起了袅袅炊烟,我才发觉暮色降临了。小雨还在下着,打在青石板上,滴滴答答的好不清脆。暮色、炊烟和雨雾混在一起,眼前的景色愈加朦胧了。

小巷尽头的一处屋檐下,有位大叔靠在门帘边写生,我一时好奇,缓步走到他身旁。画板上,已经完成了一幅作品,不用问,他画的就是眼前巷子里家家户户的琐碎日常,细微而灵动。但看过之后,我还是失望地走开了。

从宏村回到北京后,我便迷恋上了细雨绵绵的日子。漫天的雨雾中,我极力地去寻觅一丝徽州的记忆、宏村的印象,让浮躁中泛起的泡沫,归于平淡。无奈,北京这种细雨飘飞的日子太少了。我总是想,有一天心累了、倦了,一定还要去宏村走走,那些雨雾能够洗濯我的心灵,那种宁静可以让我气定神闲。

在我看来,宏村是朦胧而飘渺、虚幻而神秘的,永远无法用画笔呈现出她的真实面貌。

